

城市表情

人在途中

不忆当年初相识

宋尚明

记得初来小城时,跟一帮朋友办沙龙,畅谈文学,后来活动渐渐,原因是组织者走出了一个。这人当过工人、教师,由于喜欢舞文弄墨,经过几年的努力在小城有了名气,调文化部门工作。他的妻,是当年苦苦追求的女孩之一,之后他们又有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幸福二字尽管没有刻在脸上,但日子过得也有滋有味。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青春也一点一滴像流水一样逝去。流水一样逝去的不仅是青春和光阴,还有新婚的浪漫,随之而来的麻木替代了夫妻欢颜。面对外面的风景,朋友渐渐地开始左顾右盼。他把她们想象成天边的彩虹,给那些从未谋面的女子作文赋诗,缠绵极致。恨不得一眨眼驱车马来拥入怀中,在生活中越是得不到的,越是带露的花朵,妩媚娇妍。

不知他的妻从哪里得知了这一切,开始醋意挥洒,先是言语相劝,后来直言警告。在相劝了一千零一次之后,选择了毅然离开,给了朋友一个华丽的转身。这时的他才天塌地陷一般方寸大乱。因为再怎么看,外面的风景也不可能是他自己的,他只有远眺而似乎没有拈指的本钱。离婚后的他选择了远走他乡。

在网上浏览,发现一篇《男人总是花心的经济学解释》的文章,用经济学的理论是“边际效用递减”。就是说同样的两样东西,当你拥有得越多的时候,原有的那个对你的吸引就越小。作者以此作为剖析男人花心的理论,比喻简单似乎也合情合理。

“你在桥上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卜之琳的这首小诗,如工笔描绘出一幅画,细腻而自然,隽永而深刻。然而男人虽多花心,但钟情男也不是没有,当年追求林徽音的金岳霖是众男的典范。婚姻从来不是风景,还是一种束缚,风景美好,不一定换来最可贵的爱情,爱一个人,就是明知会失去自由,也情愿全部付出。

不忆当年初相识,面对这种花心的男人,还是佩服朋友妻子的勇气,不管是他余情未了,还是侥幸心理,都不重要了,一个华丽的转身,不但留下了她的自尊和优雅,还留住了一颗作为女人的完整的心。

世相百态



爱沾光的邻居

张明源

星期天,邻居老王来找我,说要借我的车用一天。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我想去乡下老家看望父母。我那个村子位置很偏僻,坐公交车一是不方便,二是当天赶不回来,还是开着你的车去吧。我好长时间没回老家了,今天正好有空。”

这个老王,过日子精打细算、斤斤计较,平时吝啬得很,就爱揩油沾光。最令我反感和瞧不起他的是,他家里缺少用的东西和工具了,从不去买,而是经常借我家的用。借点小东西也就罢了,竟然要借我价值十几万元的新车,他可真好意思开口呀!

我的车刚买了半年,真舍不得借给他。可毕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老邻居,不好意思拒绝,只好掏出车钥匙递给他:“路上多加小心,开慢点。”

老王高兴地接过车钥匙说:“你尽管放心吧。我考出驾照两年多了,不会有问题。哈哈,我也能开着小车载着老婆孩子回老家了,早就盼着这一天呀!谢谢你了,老张!”

老王回来后,我发现车体上敷着一层尘土,车厢里也乱糟糟的,感到很生气。他借我的车用了一天,也不知道把车内外卫生打扫好。他这次回老家,来回跑了100多公里,等于损失了我100多元的油钱。本来我就没想计较油钱的事,但他总得向我说句客气话吧?可他像理所当然似的,把车钥匙递给我二话没说就走了。这个老王,真不怎么样,太让我失望了!

几天后,老王又来借车。这次我不想借给他,也就顾不上脸面了,冷淡地说:“今天不巧,我有事要出去。”

老王笑着说:“如果不是什么紧急的事,你可以改日再去办吗?今天就借我用用吧。”

他可真是脸皮厚,这样的话也能说出口,是想逼着我学雷锋呀!我不想多和他废话,就岔开话题说:“老王,家里常用的东西,还是要买呀!光借总不是个办法呀!”

老王笑笑:“谁不想买呀,我不是缺钱吗!”我知道他说的假话,就不留情面地揭穿他:“缺钱?笑话!考驾照好几千,你怎么就有钱了?”老王尴尬地说:“那是借的,还没还人家呢……”

我生气地说:“两年多了还没还人家?别装蒜了!老王,你平时事情多,还是赶紧买辆车吧,从今天起我的车不借你用了!”

老王默默地收敛笑容,阴阳怪气地说:“老张,我看这样吧。我不借你的车了,还是借你的钱吧。你现在借我10万元,明天我就去买车,好吗?”

气得我不知说什么好……

本版插图 涛涛

万家灯火



与儿子一同成长

诗秀

分。496分,在北京西城区应届考生的排行榜上,不是“状元”,也是个“榜眼”。

那几年,中央电视台有个栏目——《跟我学》,学英文。四本教材,60讲,我陪儿子愣是一次不落地全跟了下来。儿子上瘾了,即使生病也非要整个枕头,勉强地靠在床上接着学《跟我学》。当时的学习目的很简单:艺不压人,知识学到自己肚子里,谁也不走。至于将来我们要跟美国人打交道,此一起前意识,梦里都不曾闪过。

然而,受命运的差遣,刚念完初一的儿子,就随他爹走进了美利坚。初抵异邦,仗有英文底子,他每天放学回家,竟能自己乘车到国际学校去画画,一小时还能挣回5块美金。

之后,他一路顺风顺水读完初中、高中,又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全年级独一无二的“Bausch & Lomb”奖。为这,纽约州的罗彻斯特私立大学便以全额奖学金的“诱惑”,将他“抢”走了。儿子喜欢理论物理,他却主修了电机工程。理由是找工作,收入也不错。

感谢上苍的垂爱,加上孩子勤奋上进,硕士尚未修完,美国德科电子公司又提前跟他签下了录用合同。

随着形势的进展,德科在中国设厂多家,这么一来,儿子的母语使用用途大。在大环境的偏爱下,北京生北京长,一张嘴就是一口标准普通话的儿子即获得了得天独厚的机遇——教中文。几年来,跟他学习中文的老外可用前赴后继来形容。工作之余,他在公司里开课,在家里做中英文翻译,周末还到教堂去教一些在中国收养孤儿的美国人及其子女学说中国话。

丈夫工作忙,年年如此,春秋两季,他都会随剧院到外地去巡回演出。儿子的好与不好,责任完全由我独肩单扛。

儿子刚满4岁时我就教他认字、写字;6岁学查字典;7岁时,根据他的爱好,给他订了许多杂志;入学前,两位数的加减乘除也都学会了。自迈进学校的大门槛,每天放学回家,只要把作业写完,即可看电视、看课外书、找院里的老郑大爷打羽毛球,或是一人在屋里玩“兵器”——自己用胶片剪的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儿子考中学的头天晚上,家姐就向我传达了最高指示:“明天早上,你要让你儿子吃一根油条和两个鸡蛋,才能考出100分来。”转天清晨,我把她的好意给整着“吞”了。儿子的早点仍一如往常:一碟饼干,一杯麦乳精。非但如此,我还指使儿子违背了学校要考学生都戴块大手表的统一规定。首次干预校方内政,原由很简单:从没戴过手表的小学生,考试时,手脖子上突然滴滴答答有动静了,受好奇心的驱使,偶会不时地往表盘上瞧,如此这般,分散精力,影响答题那是必然。

事实证明我的“武断”好像没啥不对。那次他的大考成绩为:语文96分、数学100分、地理100分、历史100分、自然也是100



城市表情

打电话

姜欣

刘好和王强最近结婚了,正式步入了婚姻生活。自然,在外地的父母对他们婚后的生活总是牵肠挂肚的。

他们俩一般都是6点多到家。这天,王强刚脱下鞋进客厅,电话铃声就响了,一接,是文母娘,他不敢怠慢,绞尽脑汁和文母娘聊天,可文母娘却问刘好到家没,正好刘好也刚从外面进来,王强忙让刘好接电话,这下可好,这娘俩聊起来没完,半个多小时才放下电话。

就这样,几乎每晚文母娘就来次电话。王强有点不高兴了,对刘好说:“你妈也太话唠了,这每周得花多少电话费啊。”刘好也纳闷,说:“妈也没啥正经事儿聊,估计是闲得慌吧。”她话锋一转,说:“可你妈妈也不是经常打电话吗?”

也是,王强一想,自己的母亲也经常晚上7点半左右打电话,一聊老半天。就这样,时间一长,小两口就有点烦了,便分别打电话给自己的母亲。

刘好在电话里对母亲说:“妈,我在北京很好的,别太挂念,你每周给我一次电话就行了。”谁知母亲在那头笑道:“傻丫头,你不知道妈的苦心,

我为啥6点半给你打电话,是有目的的。”

“啊,啥目的?”听得刘好大吃一惊。

“我琢磨着这个点正是你们做饭时间,俗话说,两个人开始一起过日子要打好底,我给你打电话,就是让王强多做点家务,这样,以后你也轻省些。”

刘好听后一愣一愣的,说给王强听,王强一拍脑门:“难道我母亲也有目的?”

小两口无奈地笑了。

心灵驿站

这段时间,我发现同事们都一改口称呼我“老焦”了,心里有些失落。但转念想,别人这样叫我,是尊重我。何况,我本来就已近中年,怎么能跟那些80后、90后的同事们比“小”呢。

幸好,老公一直叫我“老婆”,我喜欢老公这样叫我。有次,老公去开家长会,回来后,对我左顾右看,然后,笑嘻嘻地说:“嗯,还是我老婆年轻漂亮。女儿那些同学的妈妈,看上去感觉都比你好几十岁。你看,你一点皱纹都没有呢。”我虽然嘴上说“瞎说,仔细看,我也有皱纹”,可心里却乐开了花。

上个星期天,我和老公参加同事儿子的婚礼。就有那么巧的事儿,席席上,老公邂逅了大学时的校友倩。老公对我提起过倩,说倩追过他,但倩不是他喜欢的类型,因此他和倩不来往。倩很漂亮,也很有气质,她笑吟吟地和老公打招呼,老公拉着我的手,向倩介绍:“这位是我的老太婆……”我的脸霎时红了起来,没想到老公竟然在我的情敌面前这样称呼我,简直太掉价了。

老同学相见,话匣打开,话就自然多。倩和老公谈笑风生,我在一旁插不上话,很是尴尬。这场盛宴,让我的心情糟糕透顶。回来,我劈头劈脑对老公就是一顿臭骂:“嫌我老,也不必在



温暖的称谓

篱笆听雨

前女友面前口无遮拦地损我!千吗要在倩面前叫我“老太婆”啊?倩不就是比我长得稍年轻漂亮一点吗?至于这样叫我吗?真是心非、见色忘义的家伙!”老公听后,呵呵直笑,他轻轻戳戳我的头说:“爱嫉妒是女人的天性,我算是见识了。如果喜欢倩,我怎么会

在她面前叫你“老太婆”呢?见我毫不答腔,一副不知其意的神情,他继续说道:“叫你“老太婆”,说明我这辈子认定了你是我唯一的老婆。你啊!难怪年轻,思想太单纯,想问题只看表面,我算服了你了。”

听老公这么一说,我似乎有些喜欢“老太婆”的称谓了。

她见韦民笑而不答,不好意思地走了,才注意信封上写的韦民收,下面是印刷的字体《星星》诗刊社。就明白过来,忙抽出信来。韦民:

你好。
你的诗《冰与焰》和《夏夜思》已被我刊选用在五期,欢迎再次投稿。
星星诗刊 刘留

1983年3月
“你的那两首诗发表了,真的吗?”

当天晚上又是韦民来做的晚饭,杨县长正好也回家吃饭。杨冰倩比妹妹大六岁,倍受爱女的父亲宠爱了,等把韦民送走,她又忍不住凑到爸爸怀里撒娇说:“爸,你对韦民怎么看?”

“丫头,早看出你的心事,你是一个任性的姑娘,你不说我们也只有装瞎了。你喜欢我们拦也拦不住,不喜欢的我们拉也拉不了,对吧?”

韦民接到《星星》杂志时,也是检察院通知他正式上班之日。对于韦民来说,这不外乎是一件大喜事,父母对杂志没兴趣,只对韦民跃进龙门高兴得合不拢嘴。

也许是爱的力量,韦民又在别家杂志发表了不少诗歌,冰倩也觉得飘飘然,每一本书她都精心地保存着,心里更爱这个亲爱的儿子。

冰倩妈答应多次上门说合女儿婚事的人,让韦民选个良辰吉日。

男人部署:三个月,一万元
和对方见面选在一个超市门前,李先后想,不行就早点开溜。当他见对面走来一个身材和长相都不错的女人,正在想怎么搭话时,对方却大大方方地伸出手,和他紧紧地握在一起,并笑着指了指对面的茶楼,说她在哪儿定了位置。

刚坐定,对方极洒脱而熟练的招手叫上几个小果盘和两杯咖啡,也不问李先后什么,就大方地谈起了生意经。说她如何在商场跌宕起伏,如何地以小取大,如何把握住机遇和未来,最后只叹息一声,眼里不禁含满泪光,说自己再要强也强不过命,是自己的命不好,爱人早逝。一瞬间,她又振作起来,说如果能找到一个可以依托的肩膀,只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支撑点,她大有重振雄风之势,并雄心勃勃地设计好,老年时,她就停了生意,老两口牵手去各地旅游等等,说得有点近于眉飞色舞。

他突然觉得先前认识的小敏人

虽不错,却有一个那么小的儿子要抚养,经济上先不说长短,既然接受了他,就要切身为他的成长付起一个父亲应尽的责任。如今培养一个孩子真不容易,这个担子太重了,这样一想,他就下决心回去和小敏摊牌,结束他们之间的关系,请她另寻归宿。

与阿慧见面的第二天,阿慧就大方地请他到家里去吃饭。虽然不是很好的饭菜招待,只是家常便饭,绿豆大米粥、馍和四碟小菜。那粥熬得浓烂而均匀,吃到嘴里爽而不腻,加上绿豆的颜色,不由有了食欲。

第三天,正好是周末,李先后因为知道阿慧是早晨九点才开店门,所以十点多才姗姗而来。阿慧早已忙上了,见他进来,有礼而温雅地让座给他,自己又去忙生意了。

与阿慧交往是平凡而实在的,每逢周末,他们或一起去街上吃特色小吃,或去阿慧家吃阿慧拿手的家乡小菜,每次总要变着样儿和口味,不多不少,仍是四个,色彩搭配俱佳,让他好不温馨又甜美。生活虽无爱倩浪漫娇柔和风情,却是居家过日子之女人做派,倒也满足周到。

每年的五一节或十一节,是大节日,也给商界带来一次非凡的销售高峰。正好又是每年的春秋换季之交,人们需要大量的购置新装,不断的新款式转变,给商业带来了一个又一个的商机。

这时的阿慧,也想大量添置新货充实货源。在一次吃完晚饭二人情意绵绵的聊天时,阿慧显然有些欲言又止,李先后忙问有什么话不如明说出来,已经这样的关系了还有什么客气的。阿慧这才说出,五一将至,是每年生意的一次高峰期,这就是生意经,要懂得把握机会和时间。又和他大讲,看准某个新款式服装,正好与消费群的时趣一致,如果早一些抢回来上市,一下子就能赚个十万八万的,但是这就需要大量投资,没有投入哪能收效,这叫适时投入,一两个月就能全部收回成本,机不可失,不容错过。

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李先后哪有回绝之理,何况人家不好意思你硬让人说出口的呢,更因为人家说是为了结婚赚钱,你要有个幸福的家,就理应相信人家,还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何况说说是借呢?

连载

于是,我绕开其他人,走到最里面的一层书架后,给黎靖打电话。

他显然没在上课,很快就接听了。然而听筒那一端的背景声有些嘈杂,不像是办公室或是家里。

“谢谢你送的书。”我开门见山。他答得轻松随意:“噢,那时候手边只剩这本书了。”

我被他的这个说法逗乐了:“那你也可以不换啊。”

“我是到了以后才想到把书送你。”照他这么说,这本诗集还真是临时起意。

“真没想到,这种事你也有兴趣。”这是句实话。通常来参加这类活动的客人年纪都在二十岁上下,今天这种聚会里,他绝对已算“高龄”。

听到我的这句话,他竟有几分失望:“我在你印象中有那么老?”

“等我去店长那儿看看她从我这儿收获了什么,再作结论!”我忽然想敛,更像是对生活终于有了水到渠成的收获点什么?”

“嗯,是有件东西,他故意停了一秒才接下半句,“而且我不打算告诉你。”此时,我听见他身边的嘈杂声里加入了童声,清晰地叫着要吃冰淇淋。未及再想,只听见黎靖的声音在说:“你跟妈妈先去,我马上来。”

原来他们一家三口正在共度周末。我低头看了看手上的那本旧诗集,顺手把它丢进了纸箱里。

“那先不聊了,你忙吧。”我说。“没什么事,我正陪女儿逛街,还有她妈妈。”他坦然答道。

我忽然想起那个夜晚,他在我家楼下的长椅上给前妻打电话的那一幕。他们如今能像老朋友般一起聊女儿相处是件好事,我何必感到失落?

我正好就着台阶下:“我刚回店里,客人挺多的。真不聊了,你也好好逛街。”

“好。晚点再打给你。”他说。——你其实不必回电话。挂断电话,我心里还存着这尚未挂断的一句话。

他的私生活无须向我交代,我们不过是朋友;并且,还是走不到永远的那一种。

紧闭的车窗将噪杂与燥热都隔在一片玻璃的距离之外,这不过是个普通的周末,我们结伴去附近旅行。不过三小时车程,完全就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黎靖与我如往常般有一句没一

句轻松地聊着天。无论怎么看都是愉快的旅程。

下午摘杏玩得不亦乐乎,晚餐后已是满天繁星。

我们一人抱一个坐垫,头顶星光在小阳台上席地而坐。星光从头顶洒下,手边是黎靖带来的一瓶白葡萄酒。

影片玻璃吊灯发出温柔的光,他身上都被灯光笼罩了一层辨不清温度的柔和光晕。此时此景,必然有一些比回房看电视更有趣的事情可做。

我问:“要不我们也去屋顶天台爬爬?”

他低头仔细审视了我几秒,试探地反问:“你们刚才喝了多少?”

一看,他果真不曾真正了解我。他所认识的丁罪是个冷清的女人,不善交际、不凑热闹,甚至不太爱说话。近两年来,我所表现出的种种性格都与本性大相径庭,并非刻意收敛,更像是对生活终于有了水到渠成的倦怠。当我偶尔露出几分从前的热闹洒脱,对我而言,久违的自己在眼中又将完全是一个陌生人。

他伸出手臂,探了探我的脸颊,想确认是否因为酒精作用而发热。

“没有喝多少。”我不自觉地退后半步。这是我头一回在与他肢体接触时退避。此前,大雨中牵着手奔上出租车,街边他抱着我的肩,路灯下并肩跑步,都未曾有过如此微妙的异样感受。

“还去不去天台?”他问。“不了。”我平静地摇摇头,省略了道别,便开门进房间。

背靠着关上的房门,我正前方的飘窗外是与阳台上同样的星空。

是觉察到我与平日有些不同,还是他以为我真的喝得太多?

片刻沉默后,有轻轻的敲门声。我转过身打开门,走廊灯光霎时间斜照在我的身上,脚边那两个倾斜的、狭长的影子某部分重叠在了一起。

“怎么不开灯?”他问。“有事?”我问。

我们又一次同时开口。他抬手按下墙上的开关,室内光亮顿时驱散了刚才那两个拥抱着的身影。

他走进来,我关上门。然后,他将整间屋子打量了一下,目光最后落在窗帘拉开着的大飘窗上。接着,他又关了灯。

黑暗中,他说:“你不是关着灯在看星星?”

“你想一起看?”